

张日安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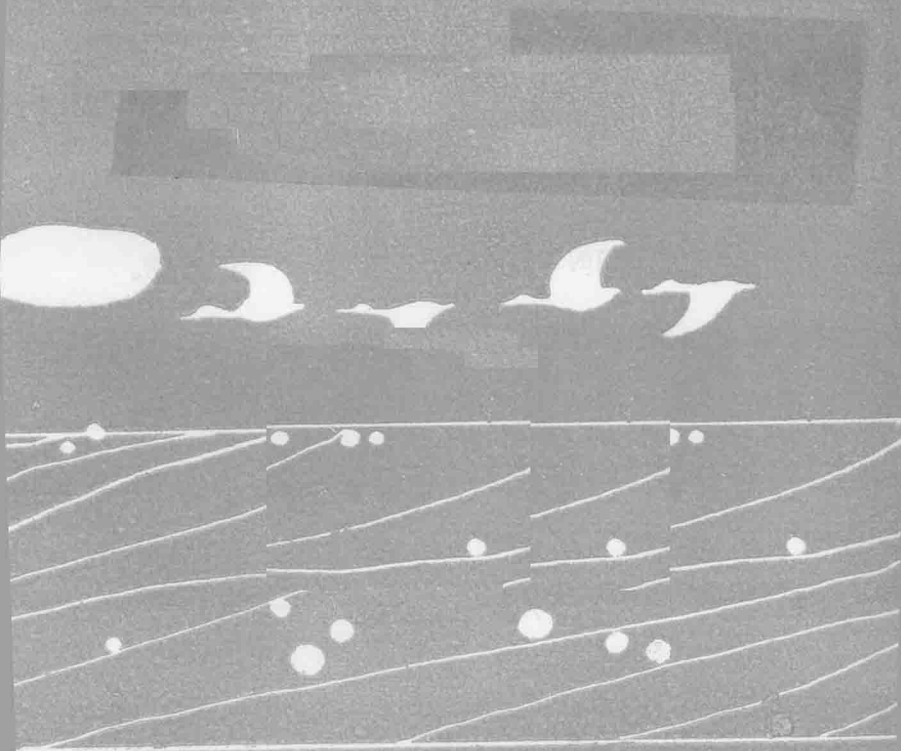


河面上漂来的女人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河面上漂来的女人

张日安 著



辽宁民族出版社
1989年·沈阳

河面上漂来的女人

张日安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海城市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60,000 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：7³/₈

印数 1—50,000

1989年2月第1版

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金苍大

责任校对：张 昕

封面设计：于晨滨

ISBN 7—80527—115—1

I·42 定价：2.70元

内 容 简 介

美丽而善良的飘萍，命运并没给她赐于幸福之舟，而……，她在一场洪水中，失去了双亲，自己也几乎成为水中之魂；一场暴病，夺走了她的丈夫，自己也成了年青的寡妇，俗话说：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，从而她也就卷入是非的漩涡之中……

小说以一位女人的坎坷命运为情节，展现了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；揭示了生活与工作，爱情与道德，美与丑，善与恶之间的矛盾，说起来发人深省，感人肺腑。

河面上漂来的女人

1

雨，越下越大了，老天爷真的变了脸。恨不得把几年来干旱所积攒的雨水，都要在这极短的时刻里，洒泼在辽河两岸……白亮亮的雨丝和灰茫茫的雾气，把宽阔的水面与广袤的天空联成一片，天空，河岸，水面分不清了，成了一个水的世界。

断断续续的雨，下了一天一夜。早晨，风向变了，刮起了东北风，漫天的黑云才渐渐聚成了朵朵的灰白云块，云缝中露出了如水洗过的蓝天，强烈的阳光，从云隙中箭一样直射到地面上。岸上，平时踩得结实的土岗堤坝，被这场大雨冲刷出了一道道半尺多深的小沟，白白的芦苇根青筋般暴露出来，顽强地抓着泥土……

大雨虽过，但辽河却涨水了。

水位在急剧上升，平稳的河面，失去了往日的沉静。滚滚的急流，被风推起了一个接一个混浊的大浪。旋涡卷着漂浮的乱草、碎根和一堆堆水泡沫，涌到河沿边。河边生长着细高的芦苇，被漫开的浑水淹没了，有的在水面上只露出一

点叶尖儿，真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洪水啊！

刹时，浊黄的河面上漂来了被冲倒的柳树。肚子涨得鼓胀胀的死牛、死猪也顺漂而下了……。

雨后，李玉满刚从高庄镇来到河边，就站在河堤的高土堆上，睁大了眼睛观察着翻滚的河面。突然，发现在远远的河浪尖上，闪现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红点点，像一个红星随着河浪的起伏，在浪尖上时隐时现。他心里冷丁翻了个儿，精神有些紧张。五年前，正当辽河处于汛期时，也涨一场罕见大水，凶猛的洪峰，如饿狼一样冲破了一段险要的河堤，淹没了上游三个村庄，万亩稻田，人畜遭灾，有的遇难人竟临时抓着块木板顺流而下死里逃生。当时，他也是站在这个高台上，从河面的浪尖上发现一个红点点，觉得挺奇怪，挺新鲜，专心注视着……等红点点漂近了，他才看清那是用一块红被面包着的一个小孩，放在一个木盆里，漂在波浪起伏的水面上……李玉满没加思索，立即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，搏击急流恶浪，游到了小孩的身边，把木盆和小孩子推到了岸边，救了上来，抱回家去，由母亲喂养。洪水消了，他按着木盆上写的姓名，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孩子的亲人……

眼前的河面上又漂来一个红点，他脑海里犯了合计，这红点点还是个小孩吗？他心情紧张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浪涛中渐渐漂来的红点……

李玉满才二十二岁。父亲早年去世了，母亲三娘领着他过日子。虽然他现在一条腿长，一条腿短，走路时一跛一跛的，但是这小伙子干一般农活都能算上把手，只是干挑挑扛扛的活感到有些吃力。然而在水里，却有一番惊人的拿手功

夫，他能潜入辽河的河底，从这个岸边游到那个岸边。踩水时还能在波浪翻滚的水面上露出半个身子，来去自由，显不出半点跛脚。对他在大风浪中的超人技能，人们非常钦佩，给他起个绰号叫“河鲤鱼”。

李玉满和左邻右舍的几户人家，住在高庄镇最西头，离辽河边很近。因此在农忙季节他们耕种水田，逢农闲时就划船到辽河里捞鱼捉蟹。还有一项使李玉满和青年小伙感到惬意的事情，就是在辽河发洪水时搞点“河捞”。所谓“河捞”，就是在涨水后，他们拿着绳子、杆子、钩子来到河边，早早站在河堤的高处等着，瞪着眼睛看河面上是否冲来什么？若是河上漂来了柴草，他们从高处把拴着长长绳子的铁钩子，使劲扔向柴草团，只要钩子落上了就能把草团搭住，只要拽着绳子就会把柴草从水面拖到岸边，再脱了衣裤，下水把柴草捆到岸上来，等出来的太阳把柴草晒干了，用车拉家去烧火。比自己去打柴禾，既便宜又省劲，因此，小青年最喜爱玩这个“漂儿”。

这场大雨过后，李玉满也想捞点“河捞”，因此，一大早他就出了家门，光着脚丫子，手拎着一一条五丈多长的线麻绳子，一头拴着用粗铁丝做成的有五个钩的小铁锚，朝着辽河边走。他一边走一边高兴地摆动着那两只粗壮的胳膊，肌肉块鼓鼓的，显示出他蕴藏着一股搏击河浪的耐力。他到了河边，将脚伸到水里，涮掉沾在脚丫子和脚面上干纠纠的粘泥，脚立即轻松利索。他一脚一个台阶登上大堤这个高土堆，土堆顶上原来就撒了些炉灰渣子，已板结成了硬壳，站在上面没有浆泥不沾脚。

观看着河面。

红点漂近了。

又漂近了。李玉满望去，好像是一个红星附在一块木板上，他急忙脱掉了身上单秋衣和肥大的黄军裤，穿着短裤准备打捞。几个大浪奔流过去，红星又漂近了，他睁大了眼睛细看，原来那红星竟是一个人，穿件红背心，双手牢牢地抱着那块木板，汹涌的大浪把这人又一次涌近了。李玉满看得更清楚了，这人有长长的黑发，是一个女人。由于她已经抬不起头来了，因此，很难看清她的脸面。

李玉满见这情景，不顾一切飞快地跑下了高土台，穿过那密密层层芦苇丛，站在水沿边，手拎着拴有铁钩的绳子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。女人漂来了，越漂越近，他屏住呼吸，只见那女人抱着木板，距离他只有两丈多远了，他准确地将铁钩抛向木板的一端，靠惯力和锋利的铁钩，木板被勾住了，那抱着木板的女人，被震动一下，她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只见她脸色苍白，双眼红肿，嘴唇发黑发紫，在见到了希望的关键时刻，拼命地大喊：“快……快……快救命啊！”声音沙哑，微弱，却震人心弦。

李玉满从浪花声中听到了这揪心的呼救声，使劲地拽着绳子，木板和人横着急流的方向往岸边拽来，突然涌来一个大浪，把木板打得翻了个儿，木板上的女人也被大浪卷了个翻身。木板和木板上的女人却被大浪冲到旋转着的急流中去，女人被急流冲开了双手，离开木板，在水中只露出个头，急切地哭喊：“救……命……啊！”

李玉满，又听到“救命啊”的呼叫，心灵颤动了，立即

意识到“救命”比一切都重要，他转过脸来，却见女人已被淹没了。他慌了手脚，那女人顺着起伏的浪，时而露出头顶，时而被浪涛压了下去，在这女人生命处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不容他再多想，再顾忌，立即扔下手中的绳子，躬身一跃，跃出一丈多远，扑进那滚滚的急流巨浪中，以最快的速度，娴熟的技巧，向女人游去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又浮上来，再扎下去……好几个回合，好不容易抓住了女人一只胳膊，把女人的头托出水面，说：“快把我！”

那女人似乎还很明白，双手死死地抱住了李玉满的胳膊。李玉满一只手拽着她，另一只手划水，双脚在急浪中踩水向岸边游来……

到了岸边，李玉满抓住了芦苇，站住了脚，松了一口气，把女人轻轻地拖上岸。女人还没立稳就昏了过去。李玉满着急了，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。女人的头却耷拉下来了，胳膊腿都软了。他可吓呆了，心里很难过，含着眼泪忙将女人放在大堤高处，急得来回打转转，不知该怎么去挽救这昏过去的女人，对着女人的脸，一声接一声地喊叫：“快醒醒，快醒醒，快醒醒……”

呼叫了好一阵子，女人吃力地睁开了双眼，双手拄着地面，挣扎着坐起来。

李玉满见女人坐起来了，心里高兴了，看着女人，想问问她是哪里人？女人嘴唇哆嗦着，眼里噙着泪。她艰难地站起来，蹒跚地走到玉满跟前，脸有了红晕，双腿跪下了，泣不成声：“你……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一生一世也忘不了……”

李玉满那受得住这一跪，很不好意思伸手拉她站起来，

说：“可不能这样！”

女人深情地望着他……。

2

女人哆哆嗦嗦地打着冷颤，腊白色的脸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被河浪拍打得红肿的眼睛，呆滞地注视着身前眉清目秀光着膀子的李玉满，心里不知是股什么滋味。

被李玉满救上岸来能活下来是万幸的，回想到落水的时刻又是多么悲凉！她慢慢地移动着双脚和沉重疲乏无力的身子，开始转向将她漂来的辽河。辽河上那咆哮着浑浊的巨浪，仍然是一个接着一个，似一条土黄色的大蟒，蜿蜒起伏以锐不可挡的气势，爬滚着，显示着傲慢雄浑的野性……

波及到岸边的层层细浪，一次次冲刷着生长在河边的芦苇，有节奏地发出“哗啦，哗啦”的声响。女人看了一会辽河，更加悲痛，又转过身来，睥睨李玉满，眼睛酸涩，惨淡无光，嘴唇微微张合，发出低低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事揪着她的心：“见还有漂下来的吗？”

李玉满见她在说话间，眼里又滚下了晶莹的泪花，声音已经呜咽了。他哪里理解她问话的意思，便反问她：“你是那里人？姓啥？”

女人把前额上湿漉漉的一绺头发用右手抵到耳后，抽泣着，细妮妮地说：“上游贺家屯人，姓刘，叫飘萍，爸爸、妈妈在昨晚半夜间，不知漂到哪里去了，是……”话说完，她双手捂着脸，又悲痛欲绝地哭起来了。

心地善良的李玉满见飘萍哭得这样伤心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鼻子也觉得酸溜溜的，没加思索地说：“在这呆两个多点了，没看见有老年人漂下来！”

飘萍听了李玉满的话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辽河，又大哭起来，哭得十分悲凉：“爸爸呀，呜……妈呀，呜……你们在哪儿？”

李玉满真想上前抚她，可见她那两只白嫩发红的胳膊，破了洞的背心，露着前胸膛。他把伸出的两手，又同时缩了回来，有些难为情，急得他两手一个劲儿搓着，不知说啥好？憨厚的嘴唇困难地挤出了一句话：“走吧，跟我回家，再……再说吧！”

飘萍艰难地摇了摇头，又跨近了李玉满一步，再一次跪下双膝，磕了两个头。李玉满慌了。她仰起脸，说：“大哥，您救了我一回，到阴曹地府，也忘不了您。爸爸妈妈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谢谢您了，……”说完，飘萍站了起来。刚才还站不稳的飘萍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这股劲，猛回身，三步并作两步，急急忙忙地往河边走去……

李玉满见她这些举动立刻明白了。她经不住失去父母这股悲痛的刺激，又不想活了，欲投辽河自尽。他再也顾不得什么男女之嫌了，眼下挽救人命最重要。他急速追了上去，从后边抱住了飘萍的腰，急促恳切地劝说道：“姑娘，不能这样，要活下去，我帮你找你爸爸，找你妈妈……”

飘萍还是挣扎着要跳下去，一句也听不进去。

他拼命地死死地拽着，牢牢地抱住不放。

飘萍在河面上飘流了好几个小时，体力消耗很大，虽说

人要死时，有股冲力，但她终究没有挣脱开李玉满抱着腰的两手，身子瘫软了下来。投河不成，她觉得一个人活下也很难呀，生与死，在煎熬着她的心，一时难稳下来，但见李玉满对她这样诚恳，她感动了，冲动的感情压过她的理智，她走过来，双手搂住了李玉满的脖子，伤心地大哭起来：“呜……呜……”

李玉满长了这么大，从来就腼腆，平时在路上碰见了大姑娘，连正面瞅一眼都不敢，怕人说闲话，大都是低着头悄悄过去。现在，一个袒胸露怀的女人搂住自己的脖子，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……想使劲推开她，但见她这样可怜，实在是于心不忍……可他自己的心，却失常地跳着，脸也发胀发烧了，如同自己做了一桩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过了一会儿，慢慢推着飘萍的胳膊，说：“别这样，别……”

飘萍也慢慢醒悟过来，羞得无地自容，双手捂着脸，心里悔恨难过。

此刻，李玉满把自己的单秋衣捡来扔给她，说：“快穿上，省得来人笑话，我领你回家，找件干衣服穿，再送你回家……”

飘萍穿上玉满的单秋衣，那知刚站起来，就觉得头晕眼花，乱冒金星，摔倒了。李玉满立刻上去扶起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李玉满挽着她，走下了堤坝，穿过芦苇丛。可飘萍两脚沉重，半天挪不动一步。李玉满觉得十分为难，这样扶她走到家，少说也需两个钟点，再叫人看到，脸往那儿搁。在女人面前第一次鼓起了勇气，说：“姑娘，我背你吧，咱们不走大道，抄小路……”

飘萍不忍心让他背，又光着膀子，也觉不是……，推辞说：“你太累了，我自己走……”李玉满激动地说：“背吧，我是你哥……”哥哥这亲切字眼使飘萍受感动了，答道：“好，大哥。”

李玉满立即蹲在飘萍前边，让飘萍趴在他的背上，两手搂着他的脖子。他双手从后边搂起她的双腿，猛一使劲儿背起她，避开大路，从高高的玉米地，顺着下水深沟的边沿，一瘸一拐地来到他家后门外的玉米地。

三娘是个近五十岁的人了，头发已经斑白，正坐在后门的门槛上洗土豆，准备给儿子做午饭。

突然间，她听到房后的苞米地里，苞米叶子被碰得哗啦哗啦直响，再仔细听，还有脚步声，这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听起来是那么熟悉，又觉得有些陌生。

她心里有点纳闷，大声问：“谁？”

李玉满背着女人走了三里地了，又是刚下过雨的垄沟，土粘得很，因此累得满头是汗了，气也喘得不匀称了，在玉米地里答道：“妈，是我，快，快……”

三娘从儿子的话音中听出，像是有急事，便放下手中削了皮的土豆，朝玉米地边赶忙走来。三娘见儿子顺着一条垄沟来了，身上背着一个女人，满头大汗。心里犯了疑惑，没有细问，急忙上前托着飘萍的腿，在后面扶着。娘俩把飘萍弄到屋里，放在炕上，飘萍又处于昏迷状态，三娘眼见这陌生姑娘的狼狈不堪和半死不活的可怜样子，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手哆嗦了，两眼瞪着李玉满说：“哎，孩子，你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呢？这是谁家的女子，叫你糟踏了，你不

该……”三娘气的说下去了。

李玉满背着飘萍累得满头流汗，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，急切地想解释几句，由于着急，偏偏结巴地说不出话来：

“妈，她……辽河……里……飘……来……的……从那大浪里救上来的……你……快点……”

三娘气愤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，对儿子说：“我们家的后代，见人有难，就得搭救，可千万不能有坏心眼子，做出见不得人的事儿……。

李玉满不愿听三娘唠唠叨叨，便催促说：“妈，你快给她弄件衣服穿，等她好了，辽河水消了，把她送回家。”

三娘边答应着，边开了箱子，拿出一条没用过的白毛巾，把飘萍的混身上下，擦了又擦，然后，从被格里，拽出一条半新不旧的夹被，轻轻地给飘萍盖上了。

李玉满把妈妈拉到外屋，边洗脸边讲述了救这位姑娘的经过……。

三娘听儿子讲完，笑了，眼角的鱼尾纹舒展开了。对儿子这样大义的举动，她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对李玉满说：“去前街大夫那里，买点药来，被冷水泡过的人，是要发高热的。”

夜里，三娘睡在飘萍的身边。到了下半夜，三娘摸摸飘萍的头，热得有些烫手，知道这孩子发高烧了。三娘急了，飘萍由于高烧，神志有些糊涂了。躺在炕上竟说些胡话：

“妈……，我……不……”“爸，这板子……”“救……我……呀……救……”“我……裤……子……丢了……”“不……活……”。三娘立即下了炕，喊：“玉满快来！”李玉满

在东屋被叫醒了，他过西屋一看，飘萍已烧得迷迷糊糊，连眼也不愿睁开了。三娘对李玉满说：“你快去把大夫找来！”李玉满转身跑了。过不多时，大夫来了，给飘萍吃了药，打了针，又挂了“滴流”。

三娘守在飘萍身边过了四天四夜，喂水，喂药，喂好吃的。飘萍病好了，身体也恢复了。这天，她洗了脸，梳了头，显得格格外精神。三娘细瞧瞧飘萍。这女孩子，真够俊的呢。身段苗条，线条优美，方脸上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睛，细而黑的弯眉，匀称，俊俏，鼻子微上翘，小嘴唇有棱有角，看上去，最多不过二十岁，一问，果然刚满十九岁，比玉满整整小三岁。三娘一辈子没生闺女，打心眼里喜欢她，觉得飘萍好像老天爷突然掉给她的女儿，如同梦幻与神话一样。

飘萍得到三娘亲娘般的关怀爱护，虽然她漂流在异土他乡，离散了父母，却饱尝了温暖甜蜜的母爱。她觉得比在自己家里还舒服。因此，每当她看着三娘那慈祥的面孔，心情就有些激动，控制不住自己感情，亲切地喊三娘：“妈妈，您是我的亲妈……，”三娘便摸着飘萍的头，说：“我的亲女儿，妈的宝贝疙瘩！”

那天，三娘来到飘萍跟前，见飘萍脸上有些不悦，没等三娘问她，又放声哭起来。三娘心里感到有些不解：这孩子怎么又这么伤心？问：“萍儿，怎的了？”飘萍一边抽泣一边说着……原来她心里在感激着李玉满的救命大恩和三娘昼夜照顾的深情，同时，又想起了在那黑黑的夜里，她和自己亲爹亲娘生死离别那悲痛情景。

三娘了解了飘萍的心思，用软乎乎的手巾擦去了她脸上

的泪，说：“孩子，别哭了，忧愁过头，会损坏身子的。”

飘萍不哭了，她扯着三娘的手，述说着与父母离开的那个夜晚。

那天，辽河流域骤降了滂沱大雨，夜间，狂风吹起了辽河的洪峰巨浪。她还在甜甜蜜蜜的梦中，爸爸妈妈突然把她推醒，急促地说：“萍萍，快起来，来水了，来风了。”

飘萍还没完全醒过来，还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她穿着裤衩和背心，就被爸爸扯着膀子慌慌张张拽出了屋。外屋门一拉开，洪水冲了进来，淹到了人的肚脐子。飘萍和爸爸妈妈急急忙忙，相互拽着手，到了房东夹道子，从那儿爬上了有一人多高的墙头，又从墙头爬上了房顶。天上没有一点月光，见不到一颗星星，黑洞洞的，只听远处的洪水呼啸着。房下的洪水还在继续上涨，这样急剧猛烈的水势不需多时，三间平房必将泡颓，冲倒，三人就会被洪水淹没。

处在这异常的困境时刻，她妈妈没有咒念了，埋怨起老头子：“政府叫咱搬出套堤，你死倔！偏要赖在这儿。辽河是你的亲爹，至死也不离荞麦地。你是辽河的大孝子呀！”

这时刻，那里容空儿再争辩是非，老头子沉闷不语，对辽河他确确实实有一股别人琢磨不透的感情。从小他出生在一个久居辽河边的渔民家里，童年在辽河边的风雨里摔打过，成人后在这里又度过了硝烟弥漫的岁月……

这一生，他吃辽河，穿辽河，他酷爱辽河，年岁大了，他更觉得离不开辽河。

他根本不信套堤会进水，心想，打渔的和龙王爷是一家人，你来水，我有船。何况活了五十多岁，还没见套堤进过水。哪成想，深更半夜，这水一下子就来了，容不得摸到船跟前，水就漫过胸脯了。一家三口只好赶紧爬上房顶。雨还是不住地下，水还在不停地涨。眼看这房顶上也不是久呆之地，他一狠心，摸到了房山墙边，拽起早就栓在那里的一块大木板子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这板子在水里只能浮着一个人。三人若是都去靠这块木板在水里逃生，那是一个也活不了。在生与死抉择的时刻，不容他更多的思索，拉过唯一的女儿，说：“萍儿，你还年轻，我和你妈都土埋半截子了，你抱着这块木板，顺水往下飘，天亮了，见岸上有人你就呼救。逃命去吧！”

伶俐聪慧的飘萍听出了这话的含义，这将是生死离别呀。她急切地问：“那你和妈妈怎么办？”

爸爸果断地说：“我和你妈有办法，等着上级来救，你快逃命去吧。”

飘萍“哇”一声哭了，牢牢抱着爸爸的大腿不放，喊着：“我和爸妈一起死，我不走！我不！”

此时，房的后墙已被涌来的急浪冲倒了。从房后冲进屋里的洪水，又顶坏窗户，流了出去，房盖被震动着。

爸爸把木板拿过来，往飘萍胸前一横，并拽过她的手让她死死抱着，说：“萍儿，你先走，我和你妈再拽根檀子抱着随后就去！”说完，把飘萍和木板用力推进了水中。

飘萍拼命喊：“爸呀，妈呀……”辽河那汹涌的洪峰，漂着她急驰而下。不知漂了多久，她发现抱着的木板在一处转